

赵凝※著

女性新触觉小说

宛若 独身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女性新触觉小说 •

宛若独身

赵 凝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宛若独身/赵凝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005-542-6

I.宛… II.赵…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350 号

女性新触觉小说

宛若独身

策 划 人 / 邵 东 杨 彬

作 者 / 赵 凝

责任编辑 / 赵亚虎

版式设计 / 尹 珺

封面设计 / 风 子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 / 86-10-68995424(总编室)

86-10-68994118(发行部)

传 真 / 86-10-68326679

电子邮件 / nwpcn @ public.bta.net.cn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32 开

字 数 / 177 千字

印 张 / 9.875

印 数 / 1—8000 册

版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005-542-6/I·055

定 价 / 16.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亲爱的小手冰凉

徐 坤

你不能不注意赵凝小说中通常出现的那两只手——女主人公搭在键盘上的玲珑秀丽的小手，“手指触起键来嘀嘀哒哒富有弹性，键位准确，从不误击不该击中的键”（赵凝：《符号人》）。就是这样一些长着纤纤素手的年轻女子，用她们手指上嘀嘀嗒嗒的声音，为我们展开了技术化时代的一幅幅冰冷僵硬的人类生活场景。

赵凝近几年的小说产量大得惊人，她的有代表性的中篇《生命交叉点》（《收获》1997年第6期）、《发烧，发烧》（《青年文学》1997年第2期）、《手指插进迷宫》（《小说界》1998年第5期）、《符号人》（《山东文学》1999年第3期）、《膨胀》（《小说界》1999年第3期）、《来点冲动》（《福建文学》1999年第6期），短篇《两只麻木的苹果》（《当代小说》1999年第3期）……等等，通常都是有这么一个女主人，妖娆，还略微带一点情色，基本从事着跟电脑有关的工作：软件设计人员，或数据输入者，或电话接线员，不

是往一个单调的闪光平面上输入符码数据，就是往一个个单调的小孔上插接通话接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赵凝小姐本人正是军校毕业的正规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并曾任过我军女少校。）这些“小手”们的人生舞台是狭窄到不能再狭窄的一方机房格子间，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一两个来回走动的活人，其身份和性别也极其简单：男上司、丈夫、情人、把脸孔暧昧隐藏到显示屏后面去的情人替补或准情人。

面对冰冷单调缺少人情味的不断闪动的电脑光屏，女主人公心情荒凉，少言少语，行动出没经常像鬼一样，思维就几乎不在常人世界。她们的魂儿在数字世界里游走，而躯体，还要应承人间生活，包括对付上司的性骚扰，应付老公的做爱要求，跟素未谋面的准情人调情约会等等。此时，她们的行动就会沾染上电脑的毒素；跟老公尽义务时常分不清是梦里还是醒着；讨厌的上司从身边格子间发来的匿名调情E-mail，她不知如何应对；能迅速准确插上一个电话接线孔，到了真正世界却显得手足无措；以人工丰乳办法使身体和欲望不断膨胀，然而仍比不上城市的膨胀发展速度，抵挡不了个人生活时时被窥、生存缺乏安全感的危机……她们的身体上及其手指中，时常呈现出一幅幅当下生活既冷漠又生动的写真图景。

20世纪是技术发达的时代，科技进步一方面给人类生活带来福祉，同时也给心灵带来灾

难。从前我们只能在书本和理性上去体会那些如雷贯耳的现代派大师，如马拉美、艾略特、卡夫卡、黑塞等等对现代化的厌弃和不满，多多少少我们还会以为他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比我们先过上了物质丰盈的好日子，却又嫌精神不能充分满足；现在，等到现代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到我们头上时，对于由此而来的压抑窒息和紧张，我们才有了无比痛彻贴心贴肺的感受——那就是一双双小手，冰凉的小手，舞动在城市荒凉的日与夜，舞动在男男女女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交流与沟通的单调乏味的机械操作自慰中。

赵凝无疑是深深厌恶这样一种生存的。她勇敢而自觉地从其中逃逸，投入血肉丰满的艺术创作活动中。然而，不期然地她却又落入另一种虚拟现实里：从计算机行家变成自由撰稿人，这样一来，她真的就获得“自由”了吗？现在她面对的，仍然是冰冷的电脑，输进去自己的心血，再让它吐出凝固的血浆，并有巨大而丰饶的产量。但她是否又如从前一样，辨不清哪里是梦哪里是真了呢？艺术家的疯，是自古就疯，是先天的，从心里往外冒；电脑的疯，是生存给逼的，是纯粹技术性的。

面对此情此景，赵凝该如何应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

生活跟赵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也是对她的一种考验。因为她比不得我们这些计算机

的“睁眼瞎”，对原理一窍不通且无趣探究，只把它当成便利快捷的电笔而已，谈不上热爱或厌弃。赵凝不同，赵凝对这玩意儿太专业了，种种爱恨交织的情愫，都会导致她以积蓄已久的能量急遽喷发，创造出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大量文本。这自是我们阅读者的福气，同时也觉得她够倒霉，一开始就被电脑那东西给摧残得够呛。笔者作为一个网虫，在读了赵凝小姐许多关于“死鸡”（未曾上网连通的计算机）的种种故事之后，有时不免妄想：什么力量才能把赵凝从机器里给拽出来呢？也许等到她把机器联活，接通上网之后，局面就会有所改变。那会儿她将小手舞动，在键盘上飞掠，从“活鸡”上接起温湿潮暖的人气，说她自己不再孤独，还能将四通八达的网络情感故事讲述给我们听。那会儿，至少世界不像现在这样显得太糟糕罢？

缠绵随风 / 1

发烧,发烧 / 35

火车开往冬天 / 71

忧郁的蓝幸福和紫幸福 / 115

生命交叉点 / 151

膨胀 / 221

宛若独身 / 263



李锐

赵凝

缠绵随风

房露感到他们似乎是在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中间不过是有一段时间没联系，现在一下子又接上了，那么稔熟的对话，还有那种似是而非半开玩笑式的谈话，都让他们感到亲切。

宛若独身

不过，女人大部分并不是淫妇，也不是娼妓，她们也不在夏天整下午地把狮子狗抱在有土的丝绒上。那么她们都做些什么呢？

——[英国]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

房露坐在大房子中央，感觉到傍晚的空气有点凉。德尔最近不知为什么总是下班比较晚，房露一开始以为他在加班，但后来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房露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有听收音机的习惯，这样可以使琐事变得可以忍受些。比如说手拿到油腻腻的抹布的时候，耳朵里听到一些悦耳的声音，就会冲淡一点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再漂亮的厨房具体操作起来都是油腻潮湿烦乱不堪的，完全不像杂志上的样板间那么一尘不染。样板间的灶台上总是开放着四季不败的鲜花，真实的厨房间里总是放着要洗还没洗的碗筷。这就是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当初装修这套房子，德尔与房露都是兴致很高的，他们年纪轻轻就有了这样一套漂亮的房子，房子虽然远了点，但环境很好，可以看得见西山顶上的积雪和飞鸟。

这套房子自从装修好了之后，丈夫的心就飞了。

房露经常坐在厨房的一只高脚凳上凝望着黛青色的远山和山顶缭绕的云彩发呆，她发现山峦每天的轮廓线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当初的爱情，就像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它们都是不确定的，变化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窗外飘起雪花来了，从厨房那扇窗望出去，外边混浊一片，有一些不确定的影像在眼前晃。房露一边切青椒丝一边看雪，碧绿的青椒被她切成细粉丝那样细，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只白底青花盘子里。那只盘子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那样停留在房露的视线里，房露迟迟没有打开煤气，她想，也许再等几分钟丈夫就回来了。

煤气灶眼上的蓝火啪地一跳，灭掉。再打一下，再次让它灭掉。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外面看不到一个行人，树杈上挂着雪。房露不明白自己坐在这里等什么，他又不是第一次晚回来，她应该跟个没事人似的，该干嘛干嘛，该吃吃，该喝喝，该出去玩就出去玩。

夏子批评房露过早把自己拴住了，她的理论是女人趁年轻就该多玩几年，成个家买套房子住进去那该有多闷，整天做饭收拾屋子丈夫也不一定买你的账，在外面该怎么花还怎么花。

房露并不太相信夏子的话，她甚至认为夏子是因为没有像她这样一套漂亮的大房子而嫉

妒她。夏子住的房子很小，有点像学校的集体宿舍。其实夏子挣钱不少，钱都花在衣服上了。她对服装的趣味很怪，总是花很多的钱买来一件别人眼里并不值钱的衣服。她走到哪里都很惹眼，这倒是真的。

房露有时在夏子十平米的小房间里过夜，她们总是聊天聊得太晚，然后夏子就留房露住下来。房露在夏子布置得很浓艳的房间里看到了过往的男人和他们身后所留下的故事。

“你爱过他们吗？”

房露躺在漂亮的大床中央，冷不丁地问夏子。

夏子问：“你是指哪一个？”

“最后那一个。”

“最后那一个还没出现呢——”

夏子坐在椭圆形的镜前摆弄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总是千变万化，就像她身边不断出现的男人，丑的俊的有钱的没钱的，什么模式的都有。

在等待丈夫归来的那段时间，房露抽空给女友打了个电话。本想闲聊几句，但夏子那边似乎有什么事（听起来有男朋友在她房里），房露赶紧放下电话。她砰地一下打着火，那愉快的蓝火苗吱吱啦啦地舔着锅底，她想她谁也不等了，没什么好等的。

灯下有四个漂亮的炒菜，一个用造型别致的小砂锅盛着的汤。这些都像摆样子似地那样放着，像某些酒店餐厅里的玻璃橱柜，什么都看

得一清二楚,而你却触摸不到它们。

锅盖打开,乳白色的热气被从顶部垂下来的木灯一点点地往上吸,住在顶层的女人,仿佛也被那种倒悬的吸引力吸了上去,坐在椅子上的身体轻飘飘地往上移。

二

米诺是以一种奇特姿态进入房露视线的,他正在夏子的房间里倒立,据说这种锻炼的方法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米诺和他父亲见了面就跟仇人似的,说不上三句话就得吵起来,但健身的方法却是相同的,都相信洗冷水澡和倒立这两种。米诺家就他和他父亲两个人。

在认识了米诺之后,房露一直很难想象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两个男人一人占了一堵墙相互仇视地倒立时的情景。还有洗冷水澡,那是违反人的正常生理需求的一种举动。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弄一大盆凉水往身上浇,那滋味一定不好受。

米诺的父亲除了洗冷水澡还坚持冬泳。

冬泳是房露无法忍受的一种行为,她想起来就感到难受。有一次她和一个朋友大冬天的不知为什么站在公园的桥头,看到湖边的柳树被冰冻成一根根直通通的铁条,在那些硬梆梆

的铁条下面，站着一些正在抡胳膊抡腿鼻子被冻得通红的老头。其中有个戴着红色泳帽的老头迅速脱了衣服奋不顾身往下跳，房露闭了一下眼睛，感到浑身上下起满鸡皮疙瘩。

夏子那天本来是约房露跟她一起到一家美容店去做头发的，结果米诺临时插了进来，她们不得不改变计划，陪他坐在房子里聊天。正说着说着米诺的呼机响起来，他在腰上按了半天，不理，继续他的谈话，他正谈在兴头上呢，不想有人打断他。可是没过几分钟那要命的呼机又叫起来，夏子笑着问：“是你女朋友呼你吧？你赶紧回了吧，别让人等急了。”

“她这人就这样，一天到晚就跟看贼似地看着我，老怕我在外面干坏事。”

“多好呀，人家爱你嘛。”

“那也没这个爱法，”米诺说，“都快把我给烦死了。”

米诺的女朋友朵儿呆在家里专职谈恋爱，有时一天要给她男朋友打八次电话十次呼机二十四条留言，米诺说这哪是在恋爱呀纯粹是在爱情轰炸。

房露就是在那天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焦头烂额的米诺的，她看见米诺很小心地把那个小纸片叠成四折，然后塞进皮夹的夹层里去。

丈夫德尔晚回家已成为一种习惯。房露都懒得问他（问他跟没问一样，一律回答“加

班”)。他的脸色越来越坏,变得像一只在冰箱里放得太久的瘪茄子,他一回来,家里的温度就要下降两度。

米诺第一次给房露打电话是在一天下午。当时房露正躺在床上睡午觉,声音从梦境里直接连接到现实,房露奇怪刚才在梦里她也接电话,怎么就真的有电话打来了呢。

喂——

房露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有回声似的,大概是她有一半大脑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然后她就听到米诺那种好听的、有魅力的声音。

米诺说他近来已经焦头烂额了(这和房露在心里想过的一样),他想跟房露谈谈,他说他整个人都快爆炸了。

为了那个女孩?

她怎么你啦?

她是不是神经有点问题?

喂,你在听吗——

房露听到自己的声音被截成一段一段的,它们像一种有形的东西,分别飘浮在大床的上方,房露躺在床上就能看得见它们。

那天下午他俩见了一面,约好到一个地方去喝茶。房露早早就去了,坐在座位上一边品着用直口玻璃杯装的绿茶,一边想象着呆会儿即将闯进来的那个男人被爱情折磨得蓬头垢面的样儿。但是,想象中的事物往往是不准确的,米诺并不像房露想象的那样憔悴,他穿得利利

落落的抖着精神就来了。

“你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呀，”他说，“看你这架势已经在这里坐了好几个钟头了。”

“是呀，我不像某些人，在家里既换衣裳又化妆，所以来晚了。”

两人相互对看了一眼，一笑，然后面对面坐下。他们似乎已经忘了因为什么原因在这里约会，他们看着对方的脸，嘴里的俏皮话忍不住一句一句往外冒。房露感到他们似乎是在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中间不过是有一段时间没联系，现在一下子又接上了，那么稔熟的对话，还有那种似是而非半开玩笑式的谈话，都让他们感到亲切。

那天下午他们过得很愉快，他们原本应该谈的话题也一句没谈，那个朵儿仿佛根本不存在，而且整整一下午他的呼机一次也没响过，房露怀疑他是不是偷偷把寻呼机给关了。

傍晚五点多钟，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空荡荡的感觉。房露好像听到身边那个刚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对她说着什么（他越说她越不明白），她只是不想在这个时间回家，不想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家和餐桌。她相信丈夫不是在加班，一定是有什么别的事缠上他了。

在妻子的想象中永远存在着一个勾去丈夫魂的女人，她一天到晚缠着他，给他打电话，不断地呼他。因为她是婚姻之外的女人，对丈夫

来说是新鲜的、不熟悉的，所以丈夫就背着妻子格外宠着她。

他们在一起一定还说那个叫做老婆的女人的坏话。老婆都是自私而心胸狭窄的，老婆不许他在外面多花钱，老婆希望他一下班就回家，乖得像只上了机器发条的小狗，定时定点就会出现在她面前，吃她煮的饭，听她的唠叨和抱怨。

房露的耳边嗡嗡的，常能听到一些什么。

米诺说：“晚上我请你吃饭吧，上我家，我爸晚上不在家，就咱俩。”

这个邀请就跟直接邀请她上床一样明显，虽然快一个月没人跟房露做爱了，但她也不想那么饥不择食，尽管眼前这人并不叫她讨厌。

“等以后——以后再说吧。”

房露伸手拦到一辆出租车，她不敢再看米诺一眼，一猫腰钻进车里，一溜烟地逃离米诺的视线。

三

这天晚上，房露一个人在家，她一直在等德尔回来，想跟他好好谈谈。那个想象中的女人再次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她面前，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里过着另外一番生活。

女人是一个独身女人。